

和尚庙里卖木梳

浦东木梳厂老板陆家福,年纪老了,要培养接班人,就对三个徒弟讲:“你们要学会做生意,我给你们各人一千把木梳,你们不能到街上卖,也不能到店里卖,更不能卖给熟人,你们只能到庙里去卖!”啊!庙里只有尼姑和尚,都是光头,要木梳做啥?!三个徒弟正要问,师傅手一挥说:“去吧!三天之内完成,记住,世间无难事,独怕有心人!”

大徒弟带了木梳到一座庙里,摆了个摊,见到和尚就热情兜售,和尚听说要他们买木梳,有的眼睛都不朝他瞟一瞟,只平静地说出一句:“阿弥陀佛,罪过罪过。”三天下来,大徒弟一把木梳也没有卖掉。心想:我虽然没有卖掉木梳,但我是师傅的亲戚,师傅还是会考虑我的。

二徒弟到另一座庙里,他不是摆摊等和尚,而是主动找一个和尚:“师傅,木梳要吗?”和尚听了,有的吓得就跑,有的暗暗骂他神经有毛病。二徒弟一点不气馁,就这样一天、两天,到第三天收摊时,他急中生智,拉着一个和尚说:“师傅,我的木梳与众不同,是保健木梳,头发越少效果越好,因为它接触皮肉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入,师傅,在医学书上讲,每天梳头三分钟,可以预防脑中风哩!”“噢……”和尚听了心里一动,随手接过木梳,朝头上一梳,哎,怪了,只感到头上热辣辣,暖烘烘!他连梳三下,噢哟,不得了,和尚这个光头三十多年没碰过木梳,加上没有经过风吹雨打日晒,头皮肉特别光滑特别白嫩,他连梳三下,好像头

部血脉流通了,眼睛也亮了,手脚也轻了,和尚一个劲地说:“有道理!有道理!我买一把。”卖了这把木梳,二徒弟再也没多卖出去一把,只好将其余 999 把带了回来。不过二徒弟也有二徒弟的想法:我父亲与师傅是好朋友,我虽然只卖掉一只木梳,师傅总会关照我的。

再讲小徒弟,他牢记师傅一句话:“世间无难事,独怕有心人”,他第一天就来到城里最大的一座庙里,仔细观察,发现一个现象:来烧香的人都要磕头,磕好头,特别是女香客的头,发往往是乱蓬蓬的,很不雅观,有的甚至挡住视线……小徒弟看了顿时有了主意,他连忙到家里拿了几只弓形的檀香木梳,来到庙里住持和尚那里,把

◆ 夏友梅

刚才在庙里看到的情况一讲,随后情真意切地说:“师傅,你们和尚吃素念佛,都是以善为本,如果把木梳卖给香客,也是方便大家,属于善举一桩。”“这个……”老和尚听了感到此话有理,不妨一试,忙问:“你有多少木梳?”“一千把!”“啊!太多了,卖不掉的!”“没问题,我还怕不够哩!”“为什么?”小徒弟说:“我们在每把木梳上刻上‘积德行善’四个字提醒人们时时向善,他们买不买纯属自愿,我们绝不强行销售。卖梳子的收入一部分捐给需要帮助的人,另一部分用作庙宇修缮,我们只收回成本,您看行吗?”

最后师傅选了谁当接班人,不言而喻了。



石库门夜话

我是追星一族,从小就开始收集喜欢的明星的海报、磁带,尽管家里不富裕,但爸爸还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,我要啥,他就给我买啥。

爸爸也有喜欢的歌星,邓丽君和高胜美。每每爸爸用录音机大声放她们的歌时。我总是用心地听,有时还跟着哼几句。可上中学时,一个女同学来家里玩,我得意地给她看爸爸买给我的满满两抽屉磁带,爸爸怕我们觉得闷,就放起了他爱听的老歌。结果第二天,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爸爱听过时的歌。

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,只是委屈地一进门就和爸爸吵了一架,怪他丢了我的脸。后来只要有同学来找我,爸爸准会把录音机让给我们,自己再也不随便放歌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,爸爸又迷上了听戏,每天傍晚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“戏迷乐园”。每当我弟弟在房间里看电视时,爸爸就坐在外面用收音机听戏,尽管他开的音量不大,可我和弟弟总会一脸委屈地跑出去,要求爸爸把录音机关掉,说吵得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。爸爸那时就会叹口气,把声音调小一些,而不出几分钟,弟弟便会从房间里跑出来生气地拔掉电源开关。爸爸往往瞪他一眼,接着无奈地去干手里的活。亲戚们都说爸爸太娇惯孩子,而我们却没有多大感觉。在那个充满叛逆的年龄,我们以为,听戏是一件非常老土的事。

高三的时候,我成了超级哲迷,只要有张信哲的节目,我甚至会逃课到校外的小卖部看电视。班主任开家长会时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了爸爸,我惴惴不安地等着挨爸爸的批评,我知道这次我真的错了,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。但爸爸并没有批评我,反而说他十分理解我的行为,人在自己偶像面前都会激动,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,毕竟要高考了,再怎么都不能逃课。临走的时候,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,凑了几十元钱塞给我,让我不要再省下午饭钱偷偷买磁带了,这些钱,一半买磁带,一半买点复习资料看看。

泪眼迷蒙中,我抬起头看爸爸,他的白发又多了,他额头上的皱纹也深了。

大一寒假,我从学校回到了老家,冰天雪地的日子,爸爸却不回家,妈妈说他去朋友家看戏曲频道了。我奇怪爸为什么不在家里看,妈说:“他知道你爱看流行的电视节目,不爱看戏,就上别人家看去了……”

我的心,突然被什么东西温柔地触动。外面的雪下得那么大,一想起爸爸踏在雪地里的足迹,我的心就疼。

现在,我家已经买上了CD机,但老爸还是舍不得把他的旧磁带扔掉,有一些甚至走音了,他还在放,我知道,他是嫌买CD贵。

快过年了,我不知道送家里人一些什么礼物好,就买了些常香玉的CD寄给父亲。不久便收到父亲的电话,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:“我还真不知道,这CD的音质这么好,比地摊上买的磁带强多了……”我的眼泪轻轻地流下来,再没有出声,只是握着话筒点头。

比音乐更爱的

◆ 孙巧英

一个电脑小白和黑客的对话

◆ 艺铭

黑客:我控制了你的电脑。
小白:哦。
黑客:害怕了吧?嘿嘿。
小白:来得正好,帮我杀杀毒吧,最近我的机器毛病很多。
黑客:……

小白:你怎么总是在我电脑里随便进进出出。
黑客:你可以装防火墙。
小白:装防火墙,你就不能进入了么?
黑客:不,我只是想增加点趣味性。

小白:听说你可以黑掉那些网站吗?
黑客:当然,没听到人家叫我“黑客”吗?
小白:哦?我还以为是因为你长得很黑……



快活林

你的机器是我见过的最烂的一台了。
小白:不是吧,这可是名牌。
黑客:我是说你的机器除了游戏就只有病毒了。
小白:哦,那你看到我的“连连看”了吗,不记得装在哪,找了好久了……

黑客:我要在你电脑里找点东西。
小白:找什么?
黑客:找一条前几年的老病毒,只有你的机器上病毒保存得最全啦!

黑客:我来了……咋不说话?
小白:心情不好。
黑客:谁欺负你了?
小白:我的一个QQ号搞丢了,里面有我的网上初恋。
黑客:这简单,我帮你拿回来。
小白:拿不回来了。
黑客:不可能,告诉我,多少号?
小白:呜……就是不记得了。

老上海·小白姓



辞旧迎新

戴敦邦 画

爱与被爱

◆ 三甫

【找钱包】

早晨的公交车是最拥挤的。一位漂亮小姐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小巴,但狭小的空间使她无法顺利地取出车钱,只得靠手来摸索取钱。她拉开包的拉链,将手伸进去,却怎么也找不到钱包,于是大声叫了起来:“天啊,有人偷了我的钱包!”车上的人纷纷向她投以关注的目光,尤其是站在她前方的一位中年女士,她说:“请注意,小姐,您在您的包里是找不到您的钱包的。”

【山有多高】

在登山训练中,两名登山运动员中的一个不慎跌下了悬崖。
另一个向下喊道:“你伤着了吗?”
“不知道,我还在下跌。”

【不善言辞】

有个大妈非常不善言辞。一天邻居生了个儿子,大家都去祝贺,她也去了。主人一见她来了,生怕她说漏了嘴,赶紧让她进屋上座。她也知道自己嘴不好,就低头光吃东西不做声。直到吃完了,她才对大家说:“你们都能证明吧,我今天可什么也没说,这个孩子以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,你们可别怨我。”

【西班牙在哪儿】

老师在上地理课,正讲到西班牙,却发现小强毫无顾忌地趴在课桌上睡觉,于是老师把他叫起来问:“请你在地图上指出西班牙在哪里。”
小强试探性地回答:“在西班牙的嘴里?” 陈国强



都市小景

都市小景

在一次联欢晚会上,他和他擦肩而过。他英俊、潇洒的绅士风度赢得众多女生的青睐。她优雅、清秀,由昔日的

“丑小鸭”变成了“白雪公主”。每支舞曲,她总被男士们抢着邀请。他只是静静地、默默地在远处看着她,露出那醉人的微笑。
她期待着他走向她,邀她翩翩起舞,他则静候着她和一个个舞伴跳至曲终。
大三时,他写过一封长长的信,决意在她再度相遇时塞给她,但他终于没有做出如此唐突的举动。而她的日记里却记载着他们每次相遇时兴奋、激动的心态。一晃四年就要过去了,他和她始终保持着一等奖的奖学金,始终保持着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距离。

大学毕业时,他没有女朋友,她亦没有男朋友,他的哥们儿和她的姐儿们都感到不可思议。

一个读哲学的他俩的中学校友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听到他们的消息,便给两个人分别寄去了一本弗洛姆的《爱的艺术》,并在两本书序言的同一段话下划上红杠。

那段话是说,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把爱的问题看成主要是“被爱”的问题,其实,爱的本质是主动的给予,而不是被动的接受。

他和她都如饥似渴地读完那本书,都为之失眠。新年的第一天,他和她都意外而惊喜地收到对方同样的一张贺卡。那别致的卡片上,一只叩门的手中飘落下一片纸,上面写着:我喜欢默默地被你注视着,默默地注视着你,我渴望深深地被你爱着,深深地爱着你。